

飞翔的窃贼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飞翔的窃贼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翔的窃贼/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 12

(自然之子黑鹤精品书系珍藏版)

ISBN 978-7-5342-9048-0

I. ①飞… II. ①格…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1429 号

自然之子黑鹤精品书系珍藏版

飞翔的窃贼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责任编辑 刘迎曦

装帧设计 半勺月

绘 画 梁 墨

责任校对 冯季庆

责任印制 阙 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7.375 彩插 4

字数 135000

印数 1—2012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42-9048-0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购买书店联系调换)

目录

002

静静的白桦林

036

飞翔的窃贼

052

克尔伦之狐

074

雪地

094

狼血

230

导读 童年与动物相伴的记忆



目录

002

静静的白桦林

036

飞翔的窃贼

052

克尔伦之狐

074

雪地

0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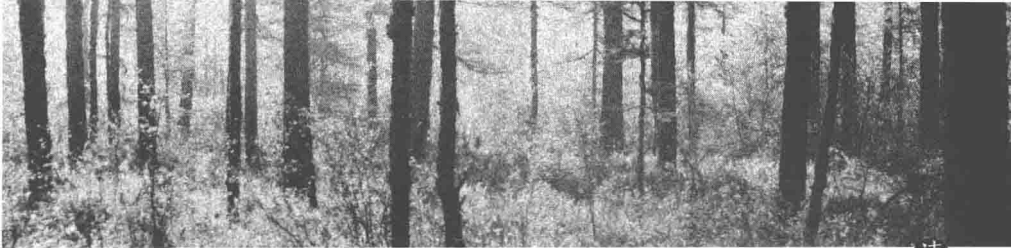
狼血

230

导读 童年与动物相伴的记忆



靜
的
白
樺
林



清明

这个春天
雪一直下
我以为

雨不再来了
直到日出
积雪融为温暖的水滴

响亮、急骤
迫不及待
沿屋檐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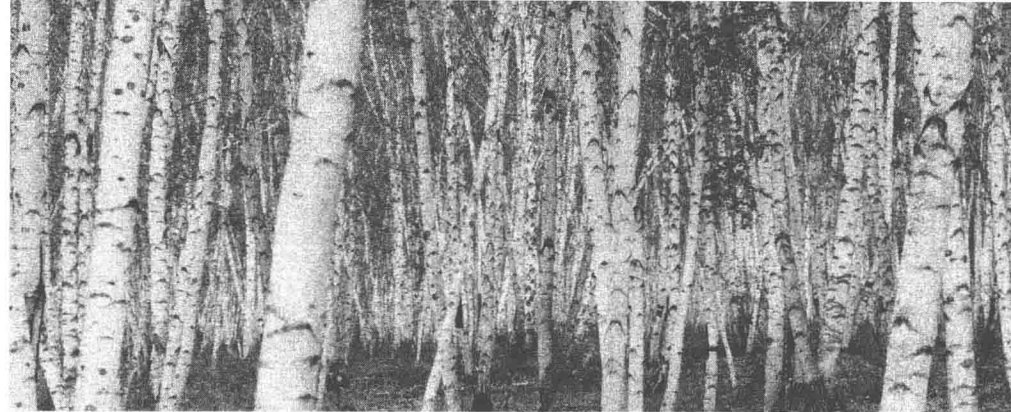
一生中
我第一次
看到

这个日子里
阳光中的
雨

伤痕
倒影中
浮现

多年前
打碎的杯子
我等待

夜的到来
在梦中拾取
那失落的一片



静静的白桦林

——这是我童年的故事

当我走过去时，那头老狼眼睛里幽绿凶狠的光正缓慢地熄灭。自那时起，我明白了，那双眼睛里有我前所未见的东西——而那一切，是只有狼和山才了解的。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①

巴图放下了枪。

看到这一切，它慢慢地后退两步，然后转身隐进了灌木丛中。灌木丛纹丝未动，竟然像波澜不惊的水面。而它就像浸没在绿色的湖水中，不见了。

巴图没有想到会遇到这头狼。

它出现时竟然完全没有发现他。

他为自己可以与山林融为一体而沾沾自喜。当他接近猎物时，永远不会让它们发现，他不会发出哪怕一丝的响声，那些猎物以为他不过是一根树干，或是一块石头。

很小的时候他就在这片林子里寻找飞龙[®]和松鼠，那时他并不比他的枪高多少。

那心事重重的母狼根本没有发现他的存在，他移动得很慢，脚步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而且，他还在下风向。于是，当狼从白桦林中拐出来时，他和它就那样面面相觑。由于多年森林生活的本能反应，巴图挎在右臂上的枪几乎是自己滑落下来，端在手中，那么顺理成章——同样的动作如果做过无数次，时间久了，恐怕那动作就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了。

准星框住了它两眼中间较偏上的位置，这么近的距离，他不会选择其他的部位。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右手的食指没有扣动扳机，那个动作其实如此简单，只是轻轻地拨动一下那已经磨得发亮的金属机件而已。那应该是他这些年形成的连贯动作中最后的一环。随后，他就可以慢慢地走过去，在猎物的旁边找个地方坐下，晒一会儿林地里温暖的阳光，然后抽出腰间的刀子剥皮。

母狼并没有移动，它也应该明白这么近的距离内逃跑已经毫无意义，它静静地看着他。

他犹豫了一下，就是那么一下。

他放下了枪。

狼跑开之后他还没有明白过来那是为了什么。噢，也许是怕枪声惊动了河边的鹿。那是一头长着一副漂亮鹿茸的公鹿，昨天在河边他错过了它。

枪声会惊动它。

他将枪重新挎在右臂上。风吹过白桦林，叶片发出清亮的响声，像森林中细小的溪水。

在朦胧的晨光中，白桦树树干上那些黑色的结节像一只只黑色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他。

他去河边了。

那个春天，他打到了两头鹿。

那一年，男孩六岁，像一只羸弱的小羊，一阵风都可以把他吹跑。他还太小，林地是不会接纳那样弱小的生命的。

第二年，在那片白桦林附近，巴图又看到了那头母狼。

他知道是去年的那头狼，他可以辨别每一头动物，特别是那些从他枪口下逃脱的动物。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动物可以从他的枪口下脱身，无论是一头熊，一只狍子，还是一只飞龙，最终总会在他的枪声中灰飞烟灭。

不过，这头母狼辨认起来倒是容易一些，它确实与其他的狼不同，它脸颊的两侧长着与众不同的白色的毛领。

当然，这次很远，巴图没有机会举枪。它只是在林子里一露头，就发现了巴图，随后消失了。

巴图走过去，在白桦林间，他发现了一条灰白色的小径，那是经久地踩踏才会出现的小路。狼住在附近，这是它捕食或是取水时的路。看来它在这里筑巢已经不止一年了。

每天，巴图都会出现在河边的猎场上，整整三天过去了，没有一头鹿出现。

巴图在这天凌晨空着肚子早早地离开帐篷，在慑人的寒气中，他束紧了皮衣，试图抵御林子里砭骨的寒冷。

在清晨的寒气中他慢慢地清醒过来。

他习惯地走在这林地间依稀可辨的小径上，即使踏在断枝落叶上，他那套着鹿皮鞋的脚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天空呈现出黎明将至前最后一抹恋恋不舍的幽暗，仅剩的几颗星星仍然没有隐没痕迹，像相互之间永不会理解的眼睛，在极高极远的天空中闪烁着清冷的光。

林地间似乎没有任何声音，但仔细听又会听到有风掠过白松树树梢时发出细语般的低鸣。

所有的鸟儿都在梦中。

碱场^③在一片林间空地上。

巴图的隐藏点选择在河边一座小丘的灌木丛中，那里视野开阔，既可以监视碱场，又可以俯视一段大约三十米长的河岸。而且，在对岸，河边葱茂的灌木丛间隐隐约约地闪现出两

个间隔不远的缺口，那是鹿来河边喝水经年累月踩踏出的小路——舔过碱土的鹿都会到河边喝水。

青黑色的河面上浮动着白色烟雾般淡淡的袅袅水汽，像林地解不开的迷雾。

巴图将一张熟好的狗皮铺在地上，然后卧在上面，这样可以抗御那砭骨的寒气。他将枪架好，准星虚定在靠左侧的缺口上。

天空一点点地明亮起来，鸟鸣像渐渐解冻的冰河，星星点点地升腾而起。那是清晨的第一次汇演，温婉或是声嘶力竭的咆哮，数不清的鸟。此时，这是它们的世界，只有当游隼^④或捕食一夜的林鸮^⑤回巢，它们才会短暂地安静下来，然后开始新一轮的聒噪。

这清新的一切并没有带给巴图什么好心情，他收拾起地上的狗皮，打成一卷，背着枪离开了。

一个一无所获的早晨，没有鹿出现。

为了更快地回到营地，巴图抄了一条近路。

在穿过一片林间的草地时，循着吹来的风他闻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腥味，或者像是潮湿的铁的气味。那是血的气息，巴图对于这种气味实在是太熟悉了。

他从肩上取下枪，将卷成卷的狗皮轻轻地放在地面上，慢慢地向气味的源头靠近。

他确实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当看清了草地上的一切，他放松了紧紧端在手中的枪。

只是端详了那么一眼，巴图就以多年的狩猎经验做出了判断。

草地上是一具鹿的残骸，内脏已经被掏空，只剩下僵硬空洞的腹腔和直挺挺叉向空中的四条腿。

是一头母鹿，而且他判断那是一头狼而不是熊的战利品，鹿的身上没有熊的爪子造成的像剃刀切过一样细长的伤痕，而且，熊在捕获猎物进食之后，总是用枯枝落叶或是泥土将剩下的食物掩盖起来。而且它不会离得太远，找个什么地方在那里闷头大睡。接近熊的食物是十分危险的。

他知道是那头母狼做的。

它又生养了小狼。它应该是在昨天的黄昏完成了这次捕猎，急匆匆地撕开了鹿的肚皮吞吃掉柔糯的内脏之后，就回到巢里为小狼哺乳去了。

这块白桦林在这头母狼的游猎范围之内。鹿都被它吓跑了，也会因此放弃这个地方。

而这里也恰恰是巴图的猎场，一块非常不错的猎场。很多年了，自从巴图从父亲那里继承下这块白桦林中的猎场，每年他几乎都会在这里猎到一架鹿茸，从来也没有落空过。

这是一块被山神佑护的猎场。

巴图没有碰那头死不瞑目的母鹿，拎起狍皮向来路走去。

回到营地，天已经大亮了。

巴图从河边取水烧茶,吃了面饼和肉干之后,他并没有休息,而是拎起枪向猎场走去。

他知道,母狼还会再回到那头母鹿的身边,它正在哺乳期,需要大量的食物。

巴图埋伏在河边,小心地将狗皮铺在一棵树下,然后卧在上面,观察着河的对岸。在河边,巴图已经发现了母狼那如同梅花一样的足迹。

它的窝在对岸。

狼总是走回头路的。

太阳越升越高,透过叶片的斑驳的阳光温暖地照在巴图的身上。有一会儿,巴图竟然睡着了,像是沉入温暖的水中,也许仅仅是睡着了那么几分钟。他梦见自己还是一个清瘦的少年,偷偷地避开大人,独自一人跑到河边,在浮动着银色小鱼的河水中潜游,那被太阳晒得温暖的河水总是让他昏昏欲睡。

与其说是听到了,不如说是感觉到了。

它出来了。

他睁开眼睛的一刻,右手的食指就已经扣在了扳机上。

不仅仅是它,是它们来了。

在对面河岸边的浅滩上,一头青灰色的母狼正站在河边向这边张望,而在它身边,跟随着两只像刚刚断奶的小狗一样毛茸茸的幼狼。显然这是它们第一次跟随母狼外出。大概是这次成功的捕猎让母狼试着将这两只从未见过世面的小狼带出

来，它们正渐渐锋利的牙齿显然已经让母狼越来越感到心烦，也应该是让它们试着进食肉食的时候了。

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两只小狼显然对一切都感到好奇。

此时，它们正试着翻越横亘在河边的一根倾倒已久的枯树干，母狼刚刚只是一跃而过，而这根直径并不大的树干对于小狼来说却无异于一座坡度不小的山峰。

完全可以绕过去，但它们却执拗得有些近于固执，一次次地试着爬上去，又“咕噜咕噜”地像肉球一样滚落下来。

母狼显然感到有些紧张，不时四处张望，伸着鼻子嗅着这边的空气。

巴图知道自己选的位置非常安全，这里是下风向，狼是什么也嗅不到的。

母狼终于对两头小狼滚巨石一样的执着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耐心，它跳回到枯树这边，依次叼起两头小狼，将它们叼到树干的另一侧。

但在河边它又犹豫了。

河并不深，在这里只能算是一片浅滩，水最深的地方大概也不会没过母狼的肚腹，而且其间点缀着大大小小的石块，母狼越过这片浅滩，几乎不会弄湿爪子，但对于小狼来说却是一片汪洋大海。

面对着散发出清凉气息的陌生的物质——水，它们犹豫了，一切陌生的物质在此时都令它们感到惊恐万状。

它们小心翼翼地望着发出声响的流动的物质，那与它们脚下的大地是多么不同啊。

当它们的鼻子刚刚接触到那物质时，它们惊呆了，急急忙忙地退后。

冰冷的，也许并不柔软却无法形容。它们不再向前。

母狼在带它们出来时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些吧。

它轻轻地衔住一只小狼颈背处松散的毛皮，似乎是想叼着它越过河去。

但它又放弃了，放下了小狼。

在河边的沙地上，母狼用两只前爪刨坑。河边的土质潮湿松软，很快，它就刨出两个小洞。

巴图刚刚已经将母狼套在了准星里，但他还是没有扣动扳机。

他不知道它要做什么。

母狼将两只小狼依次叼进洞里，然后迅速地填进沙子。很快，两只小狼最后只剩下小小的头留在外面。小狼倒是乖乖地没有反抗。最后，沙地上只剩下两只小狼的圆圆的头在那里，像是从地下长出的两枚与众不同的果实。

它越过了河，向那头被它吃掉内脏的鹿的方向跑去。它显然是想快些进食，然后带着小狼回到它的洞里去。

巴图还是没有开枪。

他绕过白桦林下到河滩上。

两只小狼安静地看着他，如果没有被沙子埋住，恐怕倒是要逃走了。

巴图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他蹲在两只小狼面前，甚至还伸出手轻轻地按压着一只小狼的头，毛茸茸得像刚刚绽开的蒲公英的种子。小狼不满地扭动着头，想躲开巴图那巨大的人类的手掌。

他确实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而母狼也快要回来了，他倒不是害怕母狼，只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母狼突然出现，他会不知所措，进退两难。

后来，巴图抽出了猎刀，并没有费多大的力气，他就割断了两只小狼的头。因为身体被埋在土下，它们几乎没有怎么挣扎，两只小狼的头就像真正成熟后掉落的果实一样摊在巴图的手心里。

他犹豫了一下，又将两只小狼的头放回原来的位置，然后小心地用土培上。小狼几乎没有流什么血，仅有的那么一点血迹也被土覆盖了，所以，一切看起来还和母狼离开时一样。

巴图回到了自己刚才潜伏的地方，卧在狍皮上，支好了枪。他感到手心有点出汗，就把汗湿的手轻轻地在裤腿上擦干。

巴图几乎刚刚埋伏好，母狼就拖着沉重的肚子回来了。因为在太短的时间里吞下了大量的肉块，它越过小河时明显没有离开时那样轻盈，身体显得有些笨重。

母狼肚腹的轮廓明显地增大了，这些哺乳期的母狼可以